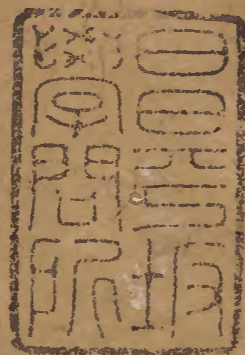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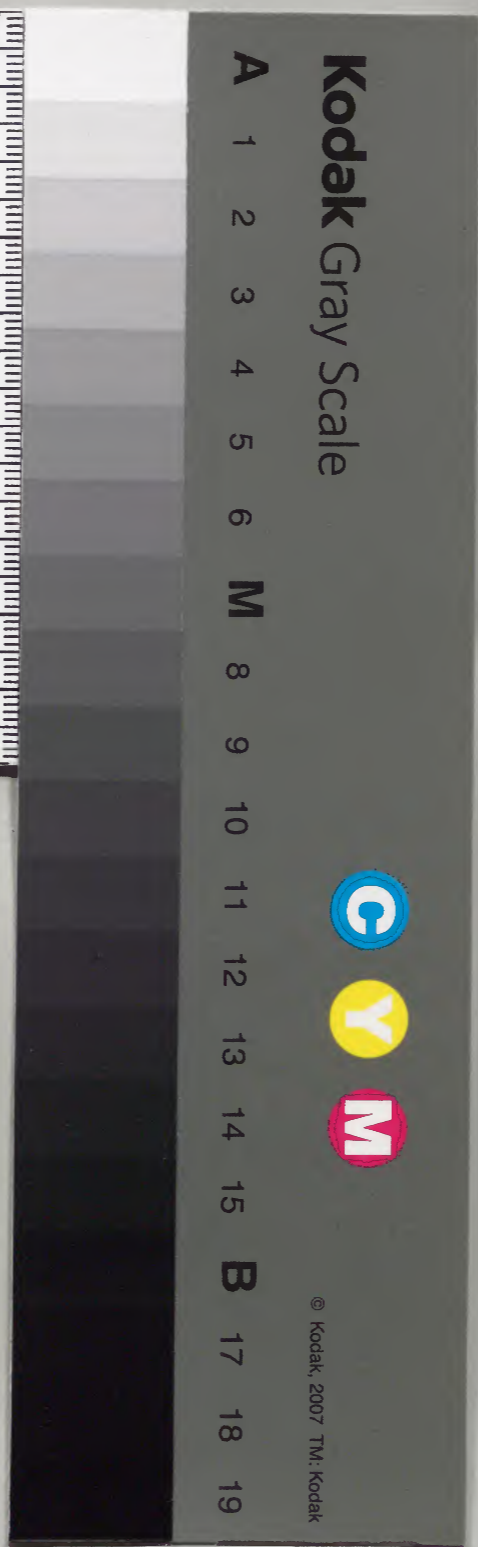
二百七十一 後梁



		五〇七三	漢書門
一四	四六	六六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八三		五〇七三	漢書
函	一四	六六	
架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3
冊數	140 (130)
函號	283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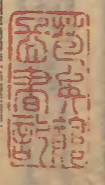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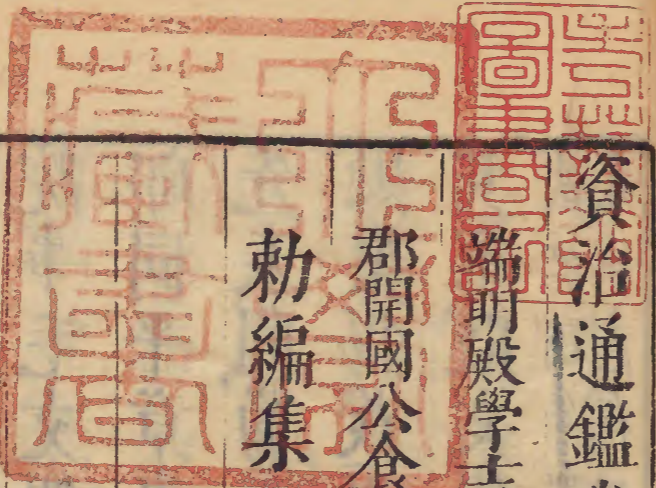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高山崇福宮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後梁紀五 起疆圍赤奮若七月盡屠維單闕九月凡二年有奇

均王中

貞明三年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為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己未以兼中書

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後梁紀五 均王

令王宗侃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

西北面都招討以伐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

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蜀飛龍

使唐文扆居中用事扆隱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

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于樞密院用樂不

先表聞蜀王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

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貞外郎詢流維州籍沒

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為榮經尉榮經漢嚴

武德四年置榮經縣屬雅州傳素罷為工部尚書以

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

之再從弟也同曾祖之弟為再清海建武節度使

劉巖即皇帝位于番禺漢書音義番音潘禺音愚國號大越大赦

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

洞潛為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郎並

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

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為興

王府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是年三月契丹圍幽州事始見上卷城

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閻寶

班在李存審之下而先善寶者嗣源與寶先進屯涑水而存審繼之也匈奴須知涑水西至易州四十里

三將一心  
改將多而  
不致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易州東北至幽州二百二十里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

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蹂人九翻

陳讀嗣源曰虜無輜重重直用翻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

平原相遇虜抄吾糧抄楚交翻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

中潛行趣幽州趣七喻翻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

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水經注聖

郡西南谷東南流逕大防嶺又曰良鄉縣西北有大

防山防水出其南按易州即漢上谷郡地范成大北

使錄自良鄉六十五里至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

幽州城外此又驛路也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

驚却晉兵翼而隨之張左右翼而踵其後契丹行山上晉兵行

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

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

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

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此史家

譯胡語而筆之於史也胡嶠入遼記曰自幽州西北

入居庸關行幾一月乃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

邑屋市肆歐史四夷附錄曰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朔

月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

西樓門屋皆東向薛史曰西樓距因躍馬奮鬪三入

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櫪側瓜翻陳讀曰陣下後軍

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

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

李存審功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後梁紀五 均五

三

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環音患射而亦翻塞

翻則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于其

後。陳于契丹陳後。將夾擊之也。一日成勿動。先令羸

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

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羸倫為翻。趣讀曰促。契丹大敗。

席卷其眾自北山去。取古北口路而去。卷讀曰捲。委棄車帳鎧仗

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

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為虜所困得救而解喜極涕流。契丹以盧文

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

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帥讀曰率。下同。晉人自瓦

橋運糧輸薊城。九域志在橋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薊音計

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

為鄉導。鄉讀曰嚮。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盧龍諸州自

自為一域。外而捍禦。兩藩內而連兵。河朔其力常有

餘。及并于晉。則歲遣糧援繼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

保有一隅者。其心力專廣。土眾民其心力有所不及

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信矣。為于偽翻。下為承

誓為為吾。請為同。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

之。河朔失守事見上卷。朝直遙翻。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

使。當其時不能治也。待其入朝而後責之。失政刑矣。冬十月己亥。加吳越

王鏐天下兵馬元帥。晉王還晉陽。自魏州還晉陽。王連歲

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

鄩有可原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後梁紀五 均正

四

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

城肅清軍城謂晉陽軍城也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蒲博及給

賜伶人而承業靳之靳居炊翻吝惜也錢不可得王乃置酒

錢庫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

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

且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張承業第七晉王以兄事承業呼之

為七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唐人凡為人舞人則以錢

敢以公物為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

僕老敕使耳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

晉力強而承業惜庫物故自老

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民散一

無所成耳晉王他日卒如張承業之言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

起挽王衣索山客翻挽武遠翻引也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

為國家誅汴賊朱氏居汴李氏各其為賊若以惜庫物死于王手

僕下見先王無愧矣先王謂晉王克用今日就王請死閻寶

從旁解承業手令退承業奮拳毆寶踏地罵曰毆鳥口翻

不盡忠為報顧欲以諂媚自容邪曹太夫人聞之遽

令召王史書曹太夫人者以見嫡母劉夫人不可得而令其子王惶恐叩頭謝

承業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忤五故翻必且得罪于太夫人

曹太夫人志着

通鑑卷之三十一

七哥為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肯

飲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張承業于

時官特進意亦晉王承制授之也適已答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

至承業第謝之史言晉王之在魏皆張承業足饋餉以輔之亦內有曹夫人故承業得行

其志未幾幾居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

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掌書

記盧質嗜酒輕傲嘗呼王諸弟為豚犬王銜之承業

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開古覓翻數所角翻請為大

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

過也承業起立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

是獲免史言張承業不惟能足兵且能保護士君子晉王元妃衛國韓夫

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書

宮之次者以見其宮中貫魚失序其父成安人成安漢斥丘縣北齊

時屬魏州九域志成安在魏州西一百里以醫卜為業夫人幼時晉將袁

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悍下罕翻又侯肝翻從王

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上時王召袁建豐示之

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夫護之此是也王以

語夫人語牛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

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

亂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答

答父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後漢紀五 均于

劉叟于宮門父且答之而何有于君異越主巖遣

客省使劉瑋使于吳告即位是年八月且勸吳王稱

帝劉巖稱帝閏月戊申蜀主以判內樞密院庾凝績為吏部

尚書內樞密使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圓

丘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貞

元年晉得魏博兵始窺河上若以今冰自合天贊我

也破夾寨為用兵之始則已十年矣蜀主以劉知俊為都招討使見是年

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伐岐無功

也唐文宸數毀之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

吾老矣知俊非爾輩所能馭也十二月辛亥收知俊

蜀失刑

稱其謀叛斬于炭市劉知俊懼不見容于梁而奔岐

為蜀所容挾虎狼之性而附人癸丑蜀大赦改明

年元曰光天壬戌以張宗奭為天下兵馬副元帥

帝論平慶州功賀瓌平慶州丁卯以左龍虎統軍

賀瓌為宣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尋以為北面行營招

討使為賀瓌不能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朝城本漢

後周曰武陽唐改曰朝城九域志朝城是日大寒晉

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

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

城使步兵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陸佃埤雅曰葦即

今之蘆一名葭葦

通鑑卷三十一

七



葦之未秀者也。萑即今之荻。一名兼兼。萑之未秀者也。至秋堅成謂之萑。葦萑小而葦大字。說曰：蘆謂之葦。其小曰萑。荻謂之兼。其小曰葦。荻強而葦弱。荻高而葦下。寒悉則翻。四面進攻。即日

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

言于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

藩侯。先悉薦翻。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

宣陵在河南伊闕縣。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劉鄩

故請帝因郊而謁陵。公私困竭，人心惶恐。惴之今展禮圓丘，必行

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勅敵

也。勅渠。乘輿豈宜輕動。乘細證翻。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

京翻。帝不聽。已巳，如洛陽，閱車服。

晉書曰：郊祀者，帝王之重事，所以報本反始也。

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

大梁，扼汜水矣。扼汜水，謂扼虎牢之險也。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

泣。從才用翻。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甲戌，以

河南尹張宗奭為西都留守。是歲，閩王審知為其

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越王巖之女。為干偽翻。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復國號曰蜀。蜀改國號見上卷二

年。帝至大梁。自洛陽還。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晉拔

喪師。上時掌翻。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

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量音良。先帝

敬翔豈得辭其責。

楊劉楊劉屬鄆州界，又西則濮州界，鄆音運，濮博木翻。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

直監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均王

之時。奄有河北。開平之間。幽滄鎮定。魏皆附于梁。故云然。親御豪傑之將。

猶不得志。謂夾寨柏鄉。舊縣之師皆不得志于晉。今敵至鄆州。陛下不

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開平元年。晉王存勗

嗣位。于今十一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

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

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讐。非臣所知也。陛下

宜詢訪黎老。黎衆也。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

怯。駑音奴。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于邊垂自效。疏

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吳以右都押牙

王祺為虔州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擊譚

全播。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故吳兵奄至虔州

城下。虔人始知之。虔州水行至吉州。有贛石之險。吳先募水工習于水道。故舟行無礙。

注詳見辯。誤贛音紺。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好呼到翻。蜀樂五教翻。

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鬪雞擊毬。喧呼之聲

蜀蓋倣長安之制。附夾城為諸王宅。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

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

也。張格贊立宗。紘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惡烏路翻。去羌呂翻。信王宗傑有才

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

卒。蜀主深疑之。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

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

謝彥章

通鑑卷之百一十五 後梁紀五 均王

七

河上彦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瀾浸數里以限晉兵晉

兵不得進謝彦章梁之騎將也。雁晉兵之衝突。決河水以限之。幽并之突騎。非南兵之所能敵。

自古然也。彦章許州人也安彦之散卒多聚于兗鄆

山谷為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于晉

降戶已亥蜀主以東面招討使王宗侃為東西兩

路諸軍都統此伐岐東西兩路之兵也三月吳越

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前年梁加錢鏐諸道兵馬元帥去年又加天下兵馬

元帥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子宗平為忠王宗特為

資王岐與蜀絕見二百六十七卷乾化元年復

已酉以吏部侍郎蕭頊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保大節度使高萬金卒癸亥以忠義節度使高

萬興兼保大節度使并鎮郾延太祖改保塞軍為忠義軍高萬興萬金之

兄也兄弟並鎮今併為一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

告老已巳以司徒致仕蜀主自承平末梁乾化元年蜀改元

承平梁貞明二年蜀改元通正得疾昏瞶瞶莫候翻至是增劇以北面行

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五月召還以

為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

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即謂張格令諸公署表時

事若其不堪大業可寘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

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梁乾化元年蜀改元通正

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宸久典禁

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去羌遣人守宮門王宗弼

等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見賢文宸屢以蜀

王之命慰撫之何蜀主殂即作難伺相吏翻遣其黨

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偵丑鄭在迎以其謀告

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宸之罪以天冊府掌書

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蜀置天策府見上卷乾化四年將罪唐文宸先奪其判六

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宸為眉州刺史翰林

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宸削官爵流瀘州在迎

炕之子也潘炕亦蜀主所親任者也入丙申蜀主詔

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

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

唐文宸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內樞密使與

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

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唐制樞密使及

唐文宸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蜀主本許州

將亦多許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

始用事為蜀以宦者亡張本六月壬寅蜀主殂考異曰北夢

弼親吏王處琪言建疑信王暴卒唐文宸與徐妃張

格陰謀使尚食進雞燒餅因寘毒建疾困大臣魏弘

夫等請誅文宸建曰太子好酒色若不克負荷幸無

殺之徐氏兄弟勿與兵權言訖長吁而逝劉恕按舊

潘在迎

崔延昌

史貶文宸後二十七日蜀主始殂疑曹處其之妄孫光憲從而記之癸卯太子即皇帝

位名符字化源尊徐賢妃為太后徐淑妃為太

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宸王保晦

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全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于

秦州貞明二年蜀主遣唐文裔伐岐遂鎮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

唐道崇官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

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

歐史職方考曰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

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復州曰武威杭

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

劍南東西州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左道洋州

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一肅江容州

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墟更五代

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僻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

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著于譜按歐公之時

去五代未遠十國僭偽自相署置其當時節鎮之名

已無所考况欲考之于二三百年之後乎今台州有

魯洵作杜雄墓碑云唐僖宗光啓三年陞台州為德

化軍洵乃雄吏時為德化軍判官者也又嘉定中黃

巖縣永寧江有洵于水者拾銅印其文曰台州德

化軍行營朱記宋太祖乾德元年錢昱以德化軍節

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台州台州小郡猶置節度其

它州郡從可知矣吳之昌化威武蓋亦置之境內屬

城但不可得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妓渠德誠遣使

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長知兩翻謂或有子不足以

侍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為于偽翻知訓怒謂

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

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總

角弊衣執帽以從優人為優以一人僕頭衣綠謂之

狀謂之蒼鵝從才用翻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

上彈徒旦翻又嘗賞花于禪智寺宋白曰禪智寺在

下彈徒丹翻楊州城東寺前有四座殿

橋跨舊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悖蒲沒翻又蒲妹翻

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槌殺

王親吏槌側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

弟知詢皆不禮于徐知誥以知誥養子也獨季弟知諫以兄

禮事之為徐知諫附于知誥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

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劔乎又嘗與知誥飲

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躡尼知誥陽起如廁遁

去知訓以劔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

于中途舉劔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還從宣翻又如

追之不及也余謂楊渥徐知訓之于知誥皆知所惡者也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

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于知訓妓渠知訓

強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上惡鳥置靜

淮軍于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

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于帷夏貯于幃貯了呂

到翻今之葛單紗單是也又直山翻唐詩曰單帳也

冬貯于帷欲其煖也夏貯于幃既欲其涼且隔蚊蟲

以養人者養畜可謂愛之過矣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過音戈過

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後梁紀五 均王

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陶氏拜之

九國志瑾妻陶氏雅之女也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踏地

北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

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庶用南翻蹄大計翻齧魚結翻聲甚厲以

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

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

用翻為干偽王懼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

不敢知吳王行密先娶朱氏與瑾同姓因呼之為舅瑾曰婢子不足與成

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挺待出子城使翟虔

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翟虔徐溫

親將也使之防衛吳王顧追者曰吾為萬人除害以

一身任患遂自剄仔音士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楊

夾江相去五十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考異

九國志徐鉉江南錄知訓死知誥過江皆無口江南

錄曰先王聞亂即以州兵渡江至廣陵會瑾自殺

因撫定其衆十國紀年吳史六月乙卯瑾殺知訓踰

城自殺戊午知誥入揚州代知訓執政已未誅瑾克

與廣本戊午知誥親吏馬仁裕聞知訓死自蒜山渡

白知誥知誥即日帥兵入揚州撫定吏民按楊潤相

去至近知誥豈得四日然後聞之今從江南錄按

徐知誥勉就潤州以俟變本宋齊丘之策也事見上

卷三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

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于雷塘而滅其族沈

林瑾之殺知訓也秦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

通鑑卷之三十一

通鑑卷之三十一 後漢紀三

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而困寓居海

陵李儼宣諭淮南見二百六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

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

皆入賀伏壯士于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王

戊晉王自魏州勞軍于楊劉勞力到翻自泛舟測河水其

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

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蹇

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

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眾臨岸拒之前書河陽節度使謝

彥章此書匡國節度使蓋自河陽徙匡國也陳讀曰陣師讀曰率晉兵不得進乃稍

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復扶又翻彥章不能支

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

臨岸與涉水者戰則據高者得其利俱戰于水中則勇者勝此謝彥章之所以敗也勝音升河水

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

自安張格附唐文扆見上三年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玠

自恐失勢謂格曰玠方貧翻公有援立大功謂草表使諸公請立宗統

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為茂州刺史玠為榮經尉吏部

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

維州司戶庾凝績奏徙格于合水鎮九域志邛州蒲江縣有合水鎮

通鑑卷之三十一 後漢紀三 均王

左



令茂州刺史顧承鄴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

欲全之謂承鄴母曰戒汝子勿為人報仇鄴于建翻為于偽翻

他日將歸罪于汝承鄴從之凝績怒因公事抵承鄴

罪秋七月壬申朔蜀王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為鉅鹿

王宗瑤為臨淄王宗綰為臨洮王洮土乃翻宗播為臨穎

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為琅邪郡王自典午度江以

江左以琅邪之王為本甲戌以王宗侃為樂安王

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蜀王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于王宗弼

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希指迎合

蜀王寵任之蜀山是遂衰有政事則國疆無政事則國衰衰者亡之漸也

可不戒哉吳徐溫入朝于廣陵自昇州入朝疑諸將皆預朱

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

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綱瑾骨于雷塘而

葬之徐溫審知罪在其子故葬朱瑾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

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

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考異曰按十

國紀年六月乙卯知訓被殺至此四十四日吳之政事必有所出蓋知誥至廣陵即代知訓執吳政至此

方除官耳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代知誥也

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朝直通翻自餘庶政皆出于知

通鑑卷之三十三 後梁紀五 均王 共

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

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

以前逋稅梁既篡唐淮南仍稱天祐至是歲為天祐十五年徐知誥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

是年以後其餘俟豐年乃輸之謂天祐十四年逋稅也求賢木

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于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

悍夫無不悅服史言徐知誥之資悍下軍翻又俟野翻先

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悉先

薦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

教民弃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程大昌演繁露曰今

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也漢四年初為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

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眾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于

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

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即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為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即古

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

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為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成丁而就役不役則計日收其庸末

世所謂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

當稅三千以直千錢之物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

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

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曠土空曠不耕之土桑柘滿野國以富彊

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宋齊丘為徐知誥謀奪徐氏之政使溫知

之豈特惡之而已蓋齊丘之為人輕以為殿直軍判

官殿直使之入直吳殿知誥每夜引齊丘于水亭屏

語常至夜分屏語屏左右而與齊丘密語也水亭則

也屏必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

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去屏障所以防左

攻之久不下是年二月軍中大疫王祺病吳以鎮南

節度使劉信為虔州行營招討使未幾祺卒幾居譚

全播求救于吳越閩楚吳越王鏐以統軍使傅球為

西南面行營應援使將兵二萬攻信州統軍使吳楚

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鄆都以救之雩都

兵圍其城刺史周本啓關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

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

中夜解圍去吳以前舒州刺史陳璋為東南面應援

招討使將兵侵蘇湖侵蘇湖以牽制吳錢傳球自信

州南屯汀州按九城志汀州北至虔州四百八

遣閒使持帛書會兵于吳吳人辭以虔州之難閒古

難旦翻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

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

通鑑卷之三十一

後漢紀五

二十一

通鑑卷之三十一

周本城守

縣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七十里

越救虔州之兵力示將救虔也

晉王

難

旦翻

閒古

雩都

幾居譚

統軍使吳

越所置官

雩都

漢古

幾居譚

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

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

河東魏博之兵大閱于魏州兵莫難于用衆是舉也

死焉晉王持危而後濟耳蔚音鬱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

其昆弟曰親王與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閒將

興少詩照翻翻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因固辭軍

使蜀王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史言王宗鼎爲保身

之謀而無維城之助秦寧節度使張萬進輕險好亂好呼時

嬖倖用事多求賂于萬進變甲義翻萬進聞晉兵將

出已酉遣使附于晉且求援以亳州團練使劉鄩爲

兗州安撫制置使將兵討之

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八月已酉張

萬進歸欵薛史末帝紀貞明五年三月癸未削奪張

守進官爵命劉鄩爲制置使十月下兗州族守進萬

進傳云貞明四年七月叛五年冬拔其城劉鄩傳五

年萬進反冬拔其城莊宗實錄萬進傳云劉鄩攻圍

歷年屠其城莊宗列傳云天祐十五年八月萬進歸

于我均王無實錄紀傳多不同難以爲據今以莊宗

實錄列傳爲定甲子蜀順德皇后殂周氏蜀王乙丑蜀

王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朱光葆宋承蒞

田魯僑等爲將軍及軍使朱光葆當作宋皆干預政

事驕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聽周庠與蜀王

間歷事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

百間明日召匠廣其居蜀王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

多矣

從弟也。從才用翻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

還循河而上軍于麻家渡。還從宜翻上時掌翻賀瓌

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凡言相持不戰

度其力未足以相勝而各伺其勢之有可乘者也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

挑戰危窘者數四。好呼到翻挑徒了翻窘巨演翻賴李紹榮力戰翼

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

命繫于王本朝中興繫于王。木朝謂唐也奈何自輕

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

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晉王此語謂王鎔也然王鎔志守祖父業自泰養而巳

王則至于滅梁以雪讎耻者也及梁既滅莊宗之志滿矣馳騁田獵意以為不居帷房以自肥不知以帷

房自禍也一旦王將出營都管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

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都管使

營之事一時署置之官名也為于偽翻下王為之同陳讀曰陣存審輩宜為之非大

王之事也王為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

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妨人戲。以戰為戲何晉王之輕也至聞嗣源入大

梁又何其衰也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

五千于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

重直龍翻王力戰于中後騎繼至者攻之于外僅得出會

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史言

勇而輕屢經危殆其得免者幸也然再危而再免者皆李存審援兵之力謂老子妨人戲可乎吳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均王

劉信遣其將張宣等夜將兵三千襲楚將張可求于古亭破之又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

敗俱引歸虔州之勢孤矣銓且緣翻梅山蠻寇邵州梅山蠻居邵州界宋

熙寧五年開置新化縣在邵州東北二百五十里楚將樊須擊走之九月

壬午蜀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讓兼中書令王

宗弼蜀主許之吳劉信晝夜急攻虔州斬首數千

級不能克使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說式芮翻質音致還

從宣翻又如字徐溫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

英彥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之衆劉信本鎮

洪州南江自洪州至湖口馬當而會于大江廣陵當江之下流是信所居者上游之地也時淮南攻虔之

朱景瑜

兵十倍于虔人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

反又使昇州牙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

卒皆農夫飢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重直龍湖相賀

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

必克之史言徐溫既能御將又能料敵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

聖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廟號高祖越王巖祀

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劉信聞徐溫之言大懼引

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果如徐溫所料譚全播奔

雩都追執之唐僖宗光啓元年譚全播推盧光稠據虔州中更二姓及全播自為之而亡

吳以全播為右威衛將軍領百勝節度使先是吳越

譚全播

王鏐常自虔州入貢至是道絕吳越自虔州道入貢

州入于吳故道始自海道出登萊抵大梁此即閩越

絕先悉薦翻水程也但吳越必就許浦或初吳徐温自以權重

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

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唐授吳王行密諸道行營都

使李嚴承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

温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

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温說之

曰說式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

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

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温大悅復留可求復

又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草具建知誥知可求不可

去去羌乃以女妻其子續妻于細翻其後晉王欲

趣大梁趣七喻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

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自麻家渡

臺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

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史言賀瓌忌能以一

日瓌與彥章治兵于野治直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

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于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

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

瓌不終

是賴今疆寇壓吾門而逗留不戰可乎彦章曰疆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

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謝彦章欲持久而老晉師賀瓌

欲決勝負于一戰以此觀之其智識固有閒矣。蹉七何翻跌徒結翻瓌益疑之密諧之

于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

伏甲殺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

叛聞誣謝彦章等以謀叛聞奏于上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梁

騎將皆死獨丁未以朱珪為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為

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賀瓌為之請也

晉王聞彦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將

亮翻帥所類翻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

國都謂大梁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

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

謂殺謝彦章也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徼一不從戊

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趨七喻翻庚申毀

營而進眾號十萬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賀

瓌聞晉王已西自行臺村趨大梁為自東徂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

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

成壬戌至胡柳陂胡柳陂在濮州西臨濮縣界癸亥旦候者言梁

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



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  
 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  
 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  
 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  
 可一舉滅也此周德威所以破王景仁者也若晉王  
待李嗣源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  
 復何待復扶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  
 為爾殿後破賊而去重直用翻為于即以親軍先出  
 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晉王既先出周德威若不  
不進此誠有不得已者矣史言其心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

德威父子

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陳讀曰陣下  
 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

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梁之騎兵先  
 翻下同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晉輜重見梁

其來犯故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藉慈  
 驚而潰夜翻

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陳既擾亂周德威魏博

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

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

據高丘則散兵望旗聞鼓而集故其軍復振復振者言其師徒已陂中有

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

之勢據高以臨下者勝晉兵既奪土山賀瓌失地利矣珂丘何翻日向脯脯奔賀瓌

陳于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

不若歛兵還營詰朝復戰詰去吉翻復扶又翻天平節度使東

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言王彥章所領

騎兵已敗而西去山下惟步卒山下謂土山之下此即指向

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

敵境偏師不利謂周德威之兵喪敗若復引退必為所乘復扶

又翻下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

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斷下王之成敗在此

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眾北歸河朔非王有也

言晉大舉而敗退梁兵乘勝度河則河朔必望風而歸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

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

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歛兵還營彼歸整眾復來

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擐音曰賊大

將已遁大將指王彥章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

眾如拉朽耳拉盧合翻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

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為于偽翻幾居依翻嗣昭建及以騎兵

大呼陷陳呼火故翻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

王建及

吳瓊

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于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弃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

帥讀曰率。幾居依翻。胡證在唐歷事憲穆位。通顯家富于財。證音正。是

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此所謂俱傷而兩敗也。喪

息浪翻下。喪吾同。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

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

嵐州刺史。晉王悔不用周德威之言致其戰。死故罪已。兩擢其子嵐盧舍翻。李嗣源

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撓奴教翻。勢屈為撓。不知王所之

或曰王以北度河矣。以常作已。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

州。欲自相州歸邢。州相息亮翻。是日從珂從王奪山。謂奪土也。晚戰

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九域志濮陽縣在

唐志濮陽屬濮州九域志為澶州治所唐澶州治頓丘縣宋熙寧六年省頓丘入清豐縣清豐縣在澶州

北六十里縣有舊州鎮即澶州所治頓丘城也蓋五代以前濮陽在河南而九域志之濮陽晉天福四年移就澶州南郭者也。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于濮陽王

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

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初契丹王之弟撒刺阿撥。撒山割翻。刺來葛翻。號北大王謀

作亂于其國事覺契丹王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具翻兄弟之親如手如足。而汝與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

囚之暮年而釋之撒刺阿撥帥其眾奔晉。帥讀曰率。晉王

通鑑卷三百七 後梁紀五 均王

三

厚遇之養為假子任為刺史官之為刺史而不釐務胡柳之戰

以其妻子來奔晉軍至德勝渡德勝渡在濮州北河津之要也王彥

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

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此亦晉之散兵也京城大恐帝驅

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

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衆之敗形已至不可醫

五年春正月辛巳蜀王祀南郊大赦晉李存審于

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唐澶州治頓丘縣自築德勝南北城及晉天福三年

遂移澶州及頓丘縣于德勝以防河津懼契丹南牧也宋景德澶淵之役猶在德勝熙寧以來澶州治濮陽又非石晉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

所移之地

築德勝城

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漢王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殷之女也巖逆婦于楚見

上卷元年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

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此寶雞渭河也破岐將孟鐵

山會大雨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

城威武城在鳳州北蜀所築也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

昱攻隴州不克蜀王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

宴于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

勝紀勝音升仗內教坊使嚴旭強取士民女子內宮中

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

後梁也均正

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令縣令錄事參軍每一官關數

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史言蜀朝政濁亂晉王自領盧龍

節度使周德威死難其代且北邊大鎮士馬彊銳故自領之以中門使李紹宏

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以宦者代功臣失之矣紹宏宦者也本

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為中門

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治直之翻王以

為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倜他狄翻臨事故決王寵

待日隆郭崇韜由此佐晉王滅梁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

獲罪吳珪薛史作吳珙先悉薦翻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

辭位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

典機密為郭崇韜德孟知祥薦之帥蜀張本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

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

五百艘自東洲擊吳自常州東洲出海復沂江而入以擊吳帥讀曰率下同艦戶黥

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遭翻蘇

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夏四月

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

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唐土行也吳欲繼唐故言

臘用丑改謚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楊行密初

威王曰景王楊渥初謚威王尊母為太妃以徐溫為大

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後梁紀五 均正

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

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楊府左

司馬王令謀為內樞使吳都廣陵故謂營田副使嚴

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書侍郎前

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前中書舍人

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

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

之孫也敬之楊憑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

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今通州靜海縣

山外即大江絕江南渡舟行八十里抵蘇州界自江順流出大海吳船乘風而進傳

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自後隨之則風為傳瓘

此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

船舷相接船舷胡田翻傳瓘使散沙于已船而散豆于

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漬疾智翻踐

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被皮義翻陳汾按兵不救彥

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

級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

終身稟筆錦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

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各才

彭彥章死

通鑑卷之三十一 後梁紀五 均王

竹索也。矐矐即蒙衝戰艦也。城上短垣謂之矐矐。矐矐計翻矐矐五計翻。橫于河流以斷

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斷音短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

于北岸不能進。陳讀陣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

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

于軍門募能破矐矐者眾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

李建及即王建及時為銀槍大將銀槍晉王帳前親兵也故曰親將建及少事李罕之為養子後復姓王

及或書王建及賀瓌悉眾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

度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

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被皮義翻帥之乘舟

而進帥讀日率將至矐矐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矐

矐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翼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

之木翼蓋即用韓信舊法漢書注所載者為之操七刀翻翼於耕翻隨以巨艦實甲

士鼓譟攻之矐矐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

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德勝至濮

州九十里還從瓌退屯行臺村蜀主命天策府諸

將無得擅離屯戍離力智翻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王

承愕承勲承會違命蜀主皆原之散悉但翻原者赦其罪也自是

禁令不行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于吳吳命鎮

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

帥讀日率下同九域志瀏陽西南至潭州一百六十里劉力求翻又音柳趣七喻翻武昌節度

通鑑卷之三百三十五後梁紀五均王

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自鄂州以水軍攻復州由大江入漢口沂漢而上

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

其知州鮑唐六月吳人敗吳越兵于沙山敗補邁翻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

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

其後海門在今通州東海門縣界大江至此入海邁

海東南則太湖入海之口舟行由此入太湖可以達常州

壬申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治直之翻

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

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冒號令軍事溫得少

息俄頃疾稍開問如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

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

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復扶又翻敗補邁翻下同陳璋敗吳

越于香巒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

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霍丘之役陳紹之功

居多溫不討其外叛之罪而念其功故復使之典兵初衣錦之役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年

吳馬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指揮之下當有使字徐溫赦其

妻子厚遇之遣閒使告之曰閒古使汝不得志而去

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

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數所具翻而不問筠去衣之罪歸

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史言徐溫能御將知誥請帥



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

躡尼温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

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

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温歎曰天下離

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

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

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易以鼓翻戢則立

洛史言徐温能保勝安民多殺何為遂引還還從宣翻吳越王鏐

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勝音升史言錢鏐亦能結士心

以保其國錢楊之勢所以莫能相尚也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

之請偽為于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

之鏐自少在軍中少詩照翻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

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或枕職任翻

枕几類鄭氏注曰類警枕也孔穎達疏云以經枕外別言穎穎是穎發之義故為警枕余謂錢鏐枕圓木

小枕或枕大鈴令欹而寤名曰警枕彼豈知有禮記注疏哉英雄之心雖寤寐之間不忘自警其間與古

合有如此者置粉盤下卧内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

比必利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

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直更者即持更之卒也更工衡翻

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史言錢鏐之公勤皆

所以保其國

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

楊郡公溥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

陵郡公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為掌書記中門

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眾請省其數晉王與諸將同甘苦凡食

召諸將侍食必有不當預而預者王怒曰孤為効死

者設食為干偽翻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

歸太原帥所類翻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眾道執筆逡巡

不為遂七倫翻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

大過大讀日太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

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

入謝王乃止初唐滅高麗唐高宗時滅高麗盡力智翻又力今翻天

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又聚眾據開州稱王眇僧之

眇目者此開州高麗所置在平壤之東今高麗以為國都謂之開城府亦曰蜀莫郡其地左溪右山眇彌

沼翻考異曰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唐末其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王建此據十國紀年號

大封國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于吳八月乙

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

營招討使代賀瓌也瓚藏旱翻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

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初欲掩其不備遇晉兵而退旋與還同瓚為

治嚴令行禁止治直吏翻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據德勝上

也游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

通鑑卷三百三十五 後梁紀五 均王

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

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竹竿所以維浮梁鐵牛石困所以繫竹竿

以繫竹竿困區倫翻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竿維

巨艦繫于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吳徐溫

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于吳越吳越王鏐亦遣

使請和于吳無錫之戰吳越兵敗走徐溫不窮追講和之計固已定于胷中矣自是

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史言息兵

之利是時吳有楊楚泗滁和光黃舒蘄廬壽濠海潤常昇宣歙池饒信江鄂江洪撫袁吉虔等州吳

王及徐溫屢遣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遺唯季

况翻璆不從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

討之以劉巖稱大號而職貢不入也鏐雖受命竟不行受命者不逆

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與國此割據者之常計也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

歎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為濛

見殺張奈惡鳥路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後梁紀六 起居維單闕十月盡玄 默敦辨凡三年有奇

均王下

貞明五年冬十月出濛為楚州團練使 承上卷徐 溫惡濛事

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

廣德勝北城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後晉高祖

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

河壩。左射軍使統軍士之能左射者，壩而緣翻河邊地也。梁人擊敬瑭，斷其馬

甲。斷丁管翻薛史曰：晉高祖所乘馬，人所襲，馬甲連革斷。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

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殿丁練翻。梁人疑有

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

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知遠始此。劉鄩圍

張萬進於兗州，經年城中危窘。去年八月劉鄩圍兗州事見上卷。張萬進

晉王方與梁人戰河上，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

處讓乞師於晉。晉王未之許。處讓於軍門截耳曰：苟

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將爲出兵。爲于僞翻。會鄩已

屠兗州，族萬進乃止。以處讓爲行臺左驍衛將軍。處

讓滄州人也。張萬進自滄州徙兗州。劉處讓蓋從之。處昌曰：翻曉堅堯翻。十一

月，吳武寧節度使張崇寇安州。丁丑，以劉鄩爲泰

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劉鄩先以河朔喪師，貶爲團練使。落平章事。今以平張萬進復。

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戚城在德勝西，即春秋時衛之戚邑也。杜

預曰：戚河與李嗣源戰不利。梁築壘，貯糧於潘張

貯丁呂翻。潘張地名，蓋潘張二姓居之。因以各村如

楊村之類，一姓而各村也。其他如麻家渡、趙步，又皆

以姓而名。津步此皆載於通鑑。薛史云：潘張村在河曲。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

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

上時掌翻還從。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

張萬進

後漢高祖 劉高

紹榮救主

通鑑卷之三十一

後漢紀六

三

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凡行軍主將各有旗以為

表識今謂之認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

戰於河南復扶又翻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

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楊村非城也死亡萬計帝聞石君

立勇石君立即救晉陽者也見二百六十九卷二年欲將之將即亮翻繫於獄而

厚餉之使人誘之誘音西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

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

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

勝遂拔濮陽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賀瓌也於濮州北行臺里十二月辛酉上次

于臨濮賊亦捨營踵我癸亥次于胡柳明日接戰王

彥章敗走濮陽甲子進攻濮陽一鼓而拔按唐地理

志濮州亦謂之濮陽郡治鄆城有濮陽臨濮二縣據

莊宗實錄則行臺里在臨濮東湖柳在濮陽東彥章

所保莊宗所拔者皆濮陽縣非濮州也而莊宗列傳

薛史閻寶傳皆云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淮列步

兵向晚皆有歸心是以濮陽即為濮州也李嗣昭傳

嗣昭云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哺晚皆有歸心

但以精騎撓之無令夕食哺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

收軍接寨賊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則勝負未決是

又以濮陽即為臨濮也按薛史梁紀貞明五年四月

制書放濮州稅課是濮州猶屬梁也莊宗實錄天祐

十六年十二月攻下濮陽下教告諭曹濮百姓勸令

歸附是濮州未屬晉也又賀瓌屯于山西晉軍在其

東彥章已西人濮陽瓌豈得更東歸臨濮疑寶傳濮

州嗣昭傳臨濮皆當為濮陽史氏文飾之誤也又莊

宗實錄去年十二月晉已拔濮陽至此又云攻下濮

陽按薛史梁紀去年十二月晉人攻濮陽陷之今年

十二月又云晉人陷濮陽唐紀去冬拔濮陽今年四

月追襲賀瓌至濮陽十二月無攻下濮陽事賀瓌傳

貞明四年領大軍營於行臺村十二月戰敗四月遷

軍行臺尋卒若非實錄及梁紀重複則是去冬唐

通鑑卷之三十一

後漢紀六

均正

三

得濮陽奔而不守今年復攻拔之也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

遠代為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巴西蜀雄

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

名曰全師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弘志討之

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

樞上言唐御史臺置主簿一人掌印受事發辰今四

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

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

里從之

六年春正月戊辰蜀桑弘志克金州執全師朗獻于

成都蜀主釋之 吳張崇攻安州不克而還崇在廬

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賂徐知誥遣侍御史

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

其體至重唐御史臺侍御史六人以久職業不可不

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

都統簿責者一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

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都統

也溫豈可捨大而詰小平詰去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

不足相煩煩勞以是益重之廷式泉州人也 晉王

自得魏州得魏州見二百以李建及為魏博內外牙

不用李建及晉王哀

楊廷式

御史須知

不用李建及晉王哀

通鑑卷三百一十一 後漢紀六 均王

卷

通鑑卷三百一十二 後漢紀一

都將將銀捨効節都將即亮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

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

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譖於晉王曰建及以

私財驟施施式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將牙兵王疑之

建及知之行之自若三月王罷建及軍職以為代州

刺史史言晉王不能信屬賢將漢楊洞潛請立學

校開貢舉設銓選漢主巖從之校戶夏四月乙亥

以尚書左丞李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琪挺之弟

也李挺始見於唐昭宗天復三年而死於梁誅友珪之時性疎俊挾趙巖張漢

傑之勢頗通商賈蕭頊與其同為相頊謹密而陰伺

琪短伺相久之有以攝官求仕者琪輒改攝為守頃

奏之歐史曰琪所私吏當得試帝大怒欲流琪遠方

趙張左右之左右讀止罷為太子少保考異曰薛

相月日無罷相年月故終言之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

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

子令德為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

謙怨望已西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下戶友謙

已求節鉞於晉王朱友謙自此晉王以墨制除令德

忠武節度使考異曰莊宗列傳上令幕客王正言

傳皆云友謙以令德為帥請節鉞不許薛文未而紀

貞明六年云陷同州以令德為留後表求節鉞不允

全友謙不

宦者監軍  
雖明王亦  
受其賜



而貞明四年六月甲辰以歙州刺史朱  
吳宣王重

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

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見上年尤非所樂多洗

飲鮮食樂音浴沈持林翻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

入朝議當為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

子不才君宜自取見六十九卷魏溫正色曰吾果有

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誅張顥見二百六豈至今

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

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考異曰英錄九國志有女

薛史十國紀年王疾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

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諸

葛亮事溫以告知諱知諱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不

過曠大人意爾溫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張顥之亂

嗣王幼弱政在吾手取之易于反掌然思太祖大漸

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位以後事託我安可

志也乃與內樞密使王令謀定策稱隆演命迎丹楊

公溥監國已丑隆演卒六月戊申溥即王位恐可求

亦不應有此徙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越濛而立溥

言今從薛史也所忌已丑宣王殂年二十四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溥楊

第四尊母王氏曰太妃丁巳蜀以司徒兼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節度使唐未置

於邛州歐史職方考蜀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為

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

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帥蕭曰閏月庚申朔蜀

主作高祖原廟于萬里橋原廟起于漢原再也已立

里橋在成都寰宇記曰昔者費禕聘吳諸葛亮帥后

送之至此橋曰萬里之路始於此矣因以名焉記郊特牲曰禘嘗不取

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褻味常御嗜好之味也

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華陽尉張士喬上疏諫以

於神明之義也褻息列翻華陽縣本唐貞觀十七年所置蜀縣在益州

為非禮郭下與成都分治乾元元年改為華陽縣華

州士喬感憤赴水死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

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

史李存質將兵救之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

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為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

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便吐出入宮禁就

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

之識者知蜀之將止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

冠珠帽執弓矢而行被皮義翻旌旗兵甲亘百餘里

維令段融上言維漢古縣唐屬漢州不宜遠離都邑

離力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凡兵一宿

為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自河中濟梁人素

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

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

時鄩兵出逐河中兵晉騎反擊之獲自是不敢輕出

梁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大驚

殺融

張士喬死

蜀太后

晉人軍于朝邑九域志朝邑在同州東二十五里河中事梁久唐昭宗之

世朱全忠降王珂河中遂事梁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

友謙諸子說友謙說式芮翻且歸欵於梁以退其師友謙

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謂與康懷貞等戰也事見二百六十八卷

乾化二年今方與梁相拒謂相距于河上也又命將星行分我資

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將即亮翻華戶化翻

壞音怪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眾

出戰大敗收餘眾退保羅文寨薛史曰鄩以餘眾又退保華州羅文寨

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

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

又破之殺獲甚眾劉鄩用兵十步九計以此得名於時至同州之役與李存審遇為所

玩弄若嬰兒在人掌股之上是何也孽也蓋鳥之中傷者曰孽聞弦鳴則引而高飛力不足斯振矣故空

弓可落也劉鄩先為晉兵所破見晉兵之來氣沮而膽消矣鳥能與之為敵哉存審等移檄

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之而還唐帝

陵在同州奉先縣還從宣翻又如字河中兵進攻崇州靜勝節度使温

昭圖甚懼元年温韜以義勝軍降改耀州曰崇州義勝曰靜勝韜賜今名帝使供奉

官竇維說之曰說式芮翻公所有者華原美原兩縣耳唐末

温韜為盜據華原縣李茂貞以華原為茂州韜為刺史尋改耀州又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

節度使及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為靜勝是其所有者本唐兩縣也雖名節度

使實一鎮將比之雄藩豈可同日語也公有意欲之

通鑑卷二百二十二 後梁紀六 均王

平昭圖曰然維曰當為公圖之為于即教昭圖表求

移鎮帝以汝州防禦使華温琪權知靜勝留後華戶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復扶

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為山南節

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

章事王宗昱永安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

為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壁者

壘以屯軍咸宜當入良原良原縣屬涇州九域丁酉

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泝陽泝陽縣

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七里東距鳳翔五十五里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

岐兵于箭筈嶺杜佑曰岐山即今之岐山縣其山兩

活蜀兵食盡引還還從宣翻宗昱屯泰州宗儔屯上

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

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

之閬中林思諤所治也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四十里癸亥泛江而下泛

陵江龍舟盡舸畫與盡同舸古我翻輝映江渚州縣

供辦民始愁怨此總言蜀主所經行州壬申至閬州

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

夫一慟而卒記諸疾不下漁色注云謂不內取於國

家捕魚然中網則取之是無所擇王癸未至梓州

衍奪人之妻其為漁也殆有甚焉

趙王鎔不

通鑑卷三十一

九

趙王鎔自恃累世鎮成德得趙人心生長富貴長知雍容自逸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治直多事嬉遊

不親政事事皆仰成於僚佐仰牛深居府第權移左

右行軍司馬李藹外則李宦者石希蒙尤以諂諛得幸初劉仁恭使牙將

張文禮從其子守文鎮滄州守文詣幽州省其父文

禮於後據城作亂滄人討之奔鎮州此言唐末事叙

以為子更名德明更工悉以軍事委之德明將行營

兵從晉王事始二百六十七鎔欲寄以腹心使都指

揮使符習代還以為防城使鎔晚年好事佛及求僊

好呼到翻專講佛經受符籙廣齋醮合煉仙丹合音盛飾

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鎮州西山謂之房山上有西

之登山臨水數月方歸將佐士卒陪從者常不下萬

人從才往來供頓軍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鵲

營莊鵲戶石希蒙勸王復之他所復扶李弘規言於

王曰晉王夾河血戰或戰河南或戰櫛風沐雨櫛去

親冒矢石而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急之費且時方

艱難人心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

為變閉關相距將若之何王將歸希蒙密言於王曰

用鑑卷三十一

後晉紀六均王

弘規妄生猜閒閒古出不遜語以劫脅王專欲誇大

於外長威福耳長知王遂留信宿無歸志詩九

毛氏傳再宿曰信與左傳弘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

衡帥親軍擐甲拔刃帥讀曰率詣帳前白王曰士卒

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弘規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

從不已且聞欲陰謀叛逆請誅之以謝衆王不聽牙

兵遂大譟斬希蒙首投於前王怒且懼亟歸府是夕

遣其長子副大使昭祚與王德明將兵圍弘規及李

藹之第族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又殺蘇漢衡收其黨

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爲張文禮喉軍士殺王張本

金陵城

淮人

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用之籍徐温曰吾旣任公不

復會計上時掌樞復扶悉焚之初閩王審知承制

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從才延彬

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

以爲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

爲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

私第漢主巖遣使通好于蜀吳越王鏐遣

使爲其子傳琬求昏於楚楚王殷許之爲于僞翻

龍德元年是年五月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去年

蜀主出遊初蜀主之爲太子高祖爲聘兵部尚

至是方還

書高知言女為妃無寵蜀主王建廟號高祖及韋妃入宮尤見

踈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李子韋妃者

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

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韋昭

度唐僖宗時嘗奉制帥蜀故託言之初為婕妤累加元妃婕妤音按子蜀主

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藝諸

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藝皂莢以亂其氣更工衡翻藝如

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

不下繒慈陵翻觀工喚翻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

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

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吹人以至達旦以是為常

甲辰徙靜勝節度使溫昭圖為匡國節度使鎮許

昌昭圖素事趙巖故得名藩溫昭圖求徙鎮見上年靜勝梁之邊鎮且兩縣

耳匡國唐之忠武軍領許陳汝三州自來為名藩趙

巖以名藩授昭圖及緩急授之以託身而斬巖者昭

圖也勢利之交可不戒哉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

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

已亡宜自帝一方王太師者以唐官呼蜀主王建遺

遺唯先王語余云語午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

臣唐昭宗乾寧二年當是之時威振天下振動吾若

通鑑卷三百七十一 後梁紀六 均王

註

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

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

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

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

造法物。法物謂傳國寶之類黃巢之破長安也。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

廣明元年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

傳真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

詣行臺獻之。宋白曰。同光初。魏州開元寺僧傳真獻國寶。驗其文。即受命八寶也。晉王為尚

書。今置行臺於魏州。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

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言執宜國昌克用皆輸力於唐室。救

其患難。且難乃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拮拾財賦。唐昭

宗乾寧二年張承業始監河東軍。至是年二十七年。擢舉蘊翻又居運翻召補兵馬。誓滅

逆賊。復本朝宗社耳。本朝謂唐也。朝直遙翻今河北甫定。朱氏

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

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

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時楊氏據江淮。國號吳。王氏據梁益。國號蜀。

汛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

復扶又翻。下不復同。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

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

基耳。為于偽翻。下本為同。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

張承業  
議論光  
千

通鑑卷三十一  
後梁紀六  
均王



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此張承業所謂從來征伐

張承業

之意也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

起張承業唐之純臣也鳥可以宦者待之哉考異曰莊宗實錄上初獲王璽諸將勸上復唐正朔承

業自太原急趣謁上曰殿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

緣報國復仇為唐宗社今元凶未殄軍賦不充河朔

數州弊於供億遠先大號費養兵之事力困凋弊之

生靈靈臣以為一未可也殿下既化家為國新創廟朝

典禮制度須取太常準的方今禮院未見其人儻失

舊章為人輕笑二未可也因泣下霑衿上曰余非所

願李諸將意何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卒官莊宗

有功於國先王怒賊臣篡逆匡復舊邦賊既未平不

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難官見上力諫大指皆

如實錄薛史唐餘錄皆與莊宗列傳同五代闕文承

業謂莊宗吾王世奉唐室最為忠孝自貞觀以來王

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吾王摧拾

財賦召補車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

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莊宗曰李

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本

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

死秦再思洛中紀異承業諫帝曰大王何不待誅克

梁孽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立之

復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讓一月即一

月牢讓一年即一年年設使高祖再生太原復出又

胡為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

人情怠矣老夫是闔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

先王付囑之重欲為先王立萬年之基爾莊宗不能

從乃謝病歸太原而卒歐陽史兼采闕文紀異之意

按實錄等書承業止惜費多及儀物不備太似淺陋

如闕文所言承業事莊宗父子數十年唐室近親已

盡豈不知其欲自取之意乎褒美承業亦恐太過已

按傳真以天祐十八年獻寶承業以十九年十一月

卒云即歸太原不食而死亦非實也如紀異之語承

業為莊宗忠謀近二月吳改元順義趙王既殺

李弘規李藹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懷符既

通鑑卷三十三 後梁紀六 物王

得大權、鄴時附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趙王忿親軍之殺石希蒙、獨不時與眾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併命。」

併命謂一時皆誅死 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柰何、眾皆感泣、

感張文禮則離趙王銘矣 是夕親軍有宿於潭城西門者、相與飲酒而謀之、

潭城常山牙城非偏也歐陽公鎮陽殘杏詩云非潭陸步

病不到何暇騎馬尋郊原註云非潭常山宮後池也州之勝游惟此以有池潭故其城謂之潭城 酒酣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

王太保謂王德明謂德明所以語親軍者其意欲使之作亂 今夕富貴決矣、即踰城入、趙王方焚

香受籙、二人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軍校張友

順帥眾請德明策、請為留後、帥讀日率 德明復姓名曰張

文禮、盡滅王氏之族、唐穆宗長慶元年王庭湊據成德軍歷四世五帥而滅 獨

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梁女妻昭祚見二百六十二卷

唐昭宗光化三年 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

鎰、于錢唐、錢鎰被禽見二百六十五卷唐天祐二年錢唐吳越國都從才用翻 鏐亦歸

吳將李濤於廣陵、李濤被禽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年廣陵吳國都史言錢楊兩釋

件囚以固和好 徐溫以濤為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為鎮海節

度副使、敗軍之罰其不行也亦已久矣 張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

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

晉儒而無

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為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

不可更立敵於肘腋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

夏四月遣節度判官盧質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雖欲撫安之而張文禮不能自安也為與兵討文禮張本

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趣大梁

九域志陳州非至大梁九域志陳留縣在

霍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

兵討之友能至陳留

五月丙戌朔改元

劉鄩與朱友謙為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

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

俾俟援兵

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

洛都為密令留守張宗奭阬之丁亥卒

異曰莊宗實錄云憂志發病卒薛史云張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飲酖而卒今從之

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

死降封房陵侯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

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

友謙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元年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

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

以官事晉  
猶一

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唐制敕皆天子畫日筆循以迎合禪代之議為

朱全忠所薄而李存勗乃喜之是其識見又在全忠下矣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

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惡烏路翻張文禮雖

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

又遣間使來告曰復扶又翻盧文進叛晉歸契丹見二百六十九卷貞明二年三年間

古覓翻王氏為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非召契丹

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

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疊以復河北

觀許翻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復扶又翻宜徇其請不可失也

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

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

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史言趙張慮不及遠以誤國亡家

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塞上所獲者通契丹

之書河津所獲者通梁之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

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

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

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張文禮蓋自置鎮冀深趙都督

府故有參佐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

同盟討賊晉趙同盟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元年義猶骨肉不意一

旦禍生肘腋腋羊益翻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

通鑑卷三十三均王

將兩端

符習

復讎乎。爲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千餘人舉

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故使謂王

鎔也。已死稱爲故使。使疏吏翻下同。自聞變故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劍

自到。到古預翻。顧無益於死者。顧回思也。死亦謂王鎔。今大王念故

使輔佐之勤。輔佐者言以兵力輔佐晉王也。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

霸府之兵。晉王在魏州爲河北諸藩鎮盟主，故稱其府曰霸府。願以所部徑前

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

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

刺史史建瑋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

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鋌降。鋌音蟬。晉王復以爲刺

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

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范成大北

使錄曰：過滹沱河五里至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

順壬辰，史建瑋中流矢卒。中竹仲翻。晉王欲自分兵攻鎮

州，非而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

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

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

羸怯。誘音倫，爲翻。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

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

士卒爲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

藉慈夜翻。

冰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漢內外馬步

副總管同平章事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

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於陘邑陘邑本前

漢苦陘縣後漢改曰漢昌曹魏改曰魏昌隋改曰隋昌唐武德四年改曰唐昌夫寶元年改曰陘邑屬定

州妖一遙以遺處直曰是兒有貴相使養為子名之

曰都及壯便佞多詐遺唯季翻相息亮翻便毗連翻處直愛之置新

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

妻之庶子為孽妻七細翻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

以都為節度副大使欲以為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

禮處直以平日鎮定相為唇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

以為方禦梁寇宜且赦文禮晉王答以文禮弒君義

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以

新州地鄰契丹乃潛遣人語郁新州窮邊也非接契丹語牛倭翻使

賂契丹召令犯塞務以解鎮州之圍王郁雖不能解鎮州之圍而亦

能為契丹鄉導以寇晉其將佐多諫不聽郁素疾都冒繼其宗

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

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陰與書吏和昭訓謀劫處直

會處直與張文禮宴於城東按張文禮時已受兵安能至定州與王處直宴

處直所與宴者必文禮使者也文禮之下當有使字暮歸都以新軍數百伏於

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

至處直不

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西第凡官府第舍以東為上西第者即安養閑之地

唐末王處存帥義武兄弟相繼至是而敗盡殺處直子孫在中山及將佐

之為處直腹心者都自為留後具以狀白晉王晉王

因以都代處直為唐明宗朝王都又契丹張本吳徐溫勸吳

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

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

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以

灌樞欲其滑而易轉且門無聲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史

徐溫雖不學而知先王制禮之意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吳王尊其

楊行密廟號太祖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

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知誥自團練

陸觀察尋自廉軍建節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

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

若使之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

人何史言徐溫權略過於知誥徵為右雄武大將軍十一月晉

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

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

之旬日不克晉王但知野戰決勝負於呼處瑾使韓

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趣七欲求救於王處直

晉兵追至行唐斬之行唐漢南行唐縣唐屬鎮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

均王

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

張文禮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上

王郁

又說之曰

說式芮翻

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

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

悉發所有之眾而南

史言契丹為利所誘而來未有取中國之心

述律后

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

樂音洛勝音升

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

徼一遙翻

吾聞晉王用兵

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

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

貞明五年晉王令李紹宏提舉幽州軍府

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

進攻定州

自幽州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自涿州至定州二百八十里

王都告急

李紹宏城守

于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

使王恩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狼山在定州西北二百里東非

至易州八十里

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

江陵外郭季昌行視

行下孟翻

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

為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

眾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語牛倨翻遺唯季翻

是歲漢

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辰淑蠻侵楚楚寧遠

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

太祖乾化元年姚彥章已奔容州歸潭州而領寧遠

節度副使如故

二年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處直於西第處直奮

倪可福修江陵外城



拳毆其胷省悉景翻曰逆賊我何負於汝既無兵及

將噬其鼻都掣袂獲免未幾處直憂憤而卒擗尺列

甲午晉王至新城南按魏收地形志新城在無極縣時屬祁州侯騎

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新樂古鮮虞子國漢為新市縣隋改曰新樂唐屬定州九域志

在州西南五十里朱白曰新樂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新樂者漢成帝時中山孝王母馮昭儀隨王就國建

官於樂里在西鄉呼為西樂城涉沙河而南將士皆

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將即亮翻諸將皆

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

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

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郁所誘本利貨

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誘音西難乃且翻王新破梁

兵貞明五年破賀瓌於胡柳又破王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沮在呂翻索昔各翻苟挫其前鋒遁走

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

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

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河北之北在太行常

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

鐵騎五千先進帥讀曰率至新城非半出桑林契丹萬餘

騎見之驚走契丹素憚晉王不意其至故驚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

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



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

城下契丹主乘奚車卓瓊帳覆之寢處其中謂之車帳敗兵至契丹舉衆退

保望都望都在定州東北六十里范成大謂使錄自真定府七十里過沙河至新樂縣又四十五

里有山孤峙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所居謂之都山張

晏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晉王至定州王都

迎謁於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妻七細翻王都新纂義武以附

于晉申之以子晉申之以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趣七契丹逆戰喻翻

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茵慈秋

為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

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

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九域志定州北至易州一百四十里會大

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屬之

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既

而又遇雪因歸翻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躡尼隨其行

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藁工老翻回環方正皆

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

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

曰虜出境即還還從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惟兩

騎自它道走免進軍易退軍難退而能整是契丹主

責王郁繫之以歸以王郁誤之入自是不聽其謀晉

王寇也繫涉立翻

通鑑卷三十七

三

惠遠亦一  
版手

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媯儒武等州

州二百二十里儒武又在媯州西北契州東南距幽

州入塞三州皆陷故李嗣肱復定之

授山北都團

練使晉王之非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

人聞我在南兵少晉王以兵非伐留李存審等不攻

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為不若分軍備之

遂分軍屯澶州時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眾趣魏

州趣七嗣源引兵先之先悉軍於狄公祠下唐狄仁

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挑徒思遠知有備乃

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還從宣翻又將兵

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車直龍翻晝夜急

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

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蜀

主好為微行好呼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

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倡音昌惡為路晉天平節

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環

宜按薛史寶攻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內外斷絕城中

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

之其人遂攻長圍其人總言鎮兵寶輕之不為備俄

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壞音縱

直隸長平府

後梁紀六

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趙州城志鎮州南至趙州一百九十里鎮

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

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為北面招討使以代

寶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官

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蜀主取何

康之女其夫以之而死取王承綱之女則承綱以之得罪女以之殺身通鑑屢書之以示戒甲

戊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

營故營間寶營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間嗣

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射而亦翻坤竹竹

賢之斷脛李嗣昭之中腦皆以主將之重嗣昭節節而逞一夫之技以喪身善將者不如是也嗣昭節節

矢盡箭以盛矢音房六翻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

還營創流血不止殪壹計翻創初良翻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

酒肉者累日御進也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

圜任音壬姓也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

昭之死史言任圜三原人也圜之木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

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為北面招討使命嗣昭諸

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父牙兵數千

自行營擁喪歸潞州師讀日率晉王遣母弟存渥馳騎追

諭之兄弟俱忿欲殺存渥李嗣昭死守以全潞州無

勞身死行陳之間晉王使其護喪歸葬晉陽曾無愛

死卹存之命此其所以兄弟俱忿也存渥晉王同母

均王

嗣昭死戰

任圜

弟存渥逃歸嗣昭七子繼儔繼韜繼達繼忠繼能繼

襲繼遠繼儔為澤州刺史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

囚繼儔於別室詐令士卒劫已為留後繼韜陽讓以

事白晉王晉王以用兵方殷以鎮州未下梁兵又來

不得已改昭義軍曰安義以繼韜為留後李

繼韜叛晉附梁張本考異曰按潞州本號昭義軍

今以繼韜為安義留後蓋晉王避其父諱改之可及

繼韜降梁梁亦以為匡義節度使今人猶謂澤州為安義云

疽發於背甲戌卒漢主巖用術者言遊梅口鎮避

災其地近閩之西鄙九域志梅州程鄉縣有梅口鎮

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

巖遁逃僅免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于東

垣渡真定本東垣漢高帝更名真定夾呼沱水為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

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為刺史專事掎斂

掎蒲侯翻斂力贍翻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月徵其課錢而

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度河

襲之詰旦登城詰去吉翻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

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共城新鄉二縣皆屬衛州舊

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共城縣漢共縣也唐

為共城縣九域志衛州治汲縣熙寧六年廢新鄉縣

為鎮屬汲縣汲縣又有淇門鎮共於是澶州之西相

通鑑卷三十一

後漢紀六

三

州之南皆為梁有

九域志澶州西至衛州二百四十里相州南至衛州一百五十里

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為衛州刺

史朗徐州人也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

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

兵亦向鎮州城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管門存進狼

狽引十餘人鬪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

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

當是時晉兵逼天下鎮號為怯晉王挾順

討逆宜一鼓而下也鎮人忘王氏百年煦養之恩而

為張文禮父子爭一旦之命史建瑋殞斃於前閻寶

敗退於後李嗣昭李存進相繼與尸而歸四人者皆

晉之驍將也然則鎮勇而晉怯邪非也鎮人負弑君

之罪知城破之日必斷首而就戮故盡死一力以抗

晉晉以常勝之兵而臨必死之衆雖兵精將勇至於

喪身而不能免是以古之伐罪散

其枝黨罪止元惡者誠慮此也晉王以蕃漢馬步

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

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

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

利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

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

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

李再豐

烏震

之。臣為君服斬衰，衰倉回翻。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

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

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

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世固多有能言而不能行者，符習陳義不苟，而卒不能取。

河南一鎮，是以君子貴於踐言。乃以為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加李存審兼侍中。十一月戊寅，晉特進河東監軍

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請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

禮。張承業平李克寧，存顯之難，以此故。曹太夫人深德之，為十偽翻。晉王聞其喪，不

食者累日。命河東留守判官何瓚代知河東軍府事。

瓚藏十二月，晉王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

鎮冀觀察判官，權鎮州軍府事。魏州稅多逋負，晉王

以讓司錄濟陰趙季良。唐制諸州有司錄，司士司兵

陰，漢郡名，隋置濟陰縣。唐魏州有司錄，司士司兵。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

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

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

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

每預謀議。是歲契丹改元天贊。大封王躬，又性

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帥所類翻。自立復稱高麗王，以

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徐

高麗圖經曰：高麗王建之先，高麗大族也。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立為君長。後唐長興二年，自稱權知國

漢高祖

高麗圖經曰高麗王建之先高麗大族也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立為君長後唐長興二年自稱權知國

事請命于明宗乃拜建大義軍使封高麗王按徐兢  
宣和之閒使高麗進圖經紀載踈畧因其國人傳聞  
遂謂建得國於高氏之後不知建實殺  
躬义而得國也詳見貞明五年考異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一

文政成園



